

莫伸著

权力劫



作家出版社

I247.54
3

权力场



莫伸 著



北京服装学院图书馆



00202076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权力劫/莫伸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 4
ISBN 7-5063-2650-7

I. 权… II. 莫…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1274 号

权力劫

作者: 莫伸

责任编辑: 姜琳

装帧设计: 程杰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二二〇七工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80 千

印张: 11.5

插页: 2

印数: 001-12000

版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650-7/I·2634

定价: 1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1

替州地处中原，春秋时，这里不叫替州，叫替国。秦始皇统一了天下，国没有了，改称替县。到了东汉建安元年，曹操大张旗鼓地在许昌迎接汉献帝后，又多次在替县召集群臣密谋篡权，开始步步紧逼汉献帝，并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翻演出一幕幕诡谲变幻的历史悲喜剧。从那时起，替县便无可争议地成为世人瞩目之地，并顺势进入了城市发展的鼎盛时期。以后，群雄割据的局面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三国鼎立。替县被改名为府。名称虽变，内容依旧，替府仍然繁华不已。

1913年，这片古老的土地改由中华民国来统领，替府又一次改称“州”，从此替州的名称一直沿用并保留至今。

按理说，替州悠久的历史是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这风景足以使它风姿不衰。但可惜，一个城市的兴起和衰落除了人文因素，更重要的是被经济因素制约和支配着的。中国五口通商以后，涌现出上海、

AG26/07

广州、青岛等一批新兴的大城市。而由于铁路在近代的兴起，古老的替州也不得不逐渐被黄河南岸一个小小的、原本很没有名气的郑州所替代。于是，替州的名气渐渐失去了显赫。

谁也没有想到，90年代中后期，替州却又一次声名鹊起。

1998年9月，一位替州人到外地出差，同住一室的还有一位来自浙江的客人。晚上临睡前，两人闲聊天，浙江人信口问替州人来自哪里，替州人老实地回答：

“替州。”

就这短短的两个字，令对方一愣。

半夜里，替州人醒来，发现浙江人不见了踪影。再看看，不仅人不见了，而且连桌子上的洗漱杯具等物品全不见了，替州人十分奇怪。第二天起床后找到服务员问是怎么回事。服务员这才告诉他，对方听说他是替州人后，不敢和他同住一屋，连夜找到服务员，说死说活要求调换房间。服务员问他调换房间的理由。浙江人不说。说不出理由，服务员就不给他换。逼急了，客人总算冒出一句：

“替州赖孩多！不好惹的！”

赖孩——这是替州人独创的一个非常形象也非常生动的称呼。赖，指不好，很坏；孩，指年轻。年轻的坏蛋，年轻的无赖。

替州的赖孩确实惹不起！

1996年7月，一位外地司机开车行驶到替州后停车吃饭。同行中有人提醒他：“听说替州很乱，你把包拿上，别放在车里。”

司机说：“没事。我车门锁着的。”

这位司机实在是不知道替州赖孩的厉害。结果他前脚才进饭馆，后脚车窗玻璃已经被砸烂，车里放着的六千元现款和所有值钱的东西不到五分钟内被全部偷光。

这是90年代中期，那时替州的赖孩做起坏事来还犹抱琵琶半遮羞，有几分怯虚虚的。随着岁月的流逝，赖孩们的胃口变大了，几千元是小数，出手的目标往往在几万甚至几十万元。而且不光伸手偷汽车里面的东西，甚至干脆连汽车都偷走。

1998年7月，八一电影制片厂《纪念彭德怀诞辰一百周年》专题片摄制组历时三个月，完成了拍摄任务，返程途经替州，当晚在替州留宿。此前摄制组在多个城市和多处地方留宿，从未遭遇意外，所以汽车上锁后便安心去休息了。

事后他们总结说，他们之所以如此放心，是基于四点：

第一，他们放在车上的不是钱财，全是资料。这些资料对窃贼们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第二，所有这些资料都不是随便乱放的，而是集中和统一存放在仅自重便达一百多斤的保险箱里的。

第三，由于各级政府的重视，每到一处，他们的车辆和人身安全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第四，他们所有的车体上都赫然醒目地印有“纪念彭德怀诞辰一百周年摄制组”字样，这等于具有了一层天然的保险。

但是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替州的赖孩们根本不睬政治，他们津津有味地撬开了丰田面包车后，竟把保险箱整个儿搬走了！

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来说，这些资料带价值千金，千金难抵！事情不仅惊动了替州各级部门，而且直接惊动了中央军委。中央军委严令有关部门限期破案。

替州公安干警们全力以赴，案子总算如期破了。但赖孩们早已将保险箱连同资料带扔进河底。在他们眼里，这些东西没啥意思，不值钱。

90年代后期，替州的赖孩早已瞧不上绾窃掂包了。毕竟，小偷小

摸没什么出息，在外面的名声也不好听。他们树雄心立壮志，开始悄悄地出钱购枪，悄悄地聚拢亲信。赖孩们都没有什么学历，谈不上高智商，他们完全是在实际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的，他们在拼杀搏斗中认识到，要想在捞取金钱的战场上站住脚，小打小闹不行，必须形成规模。

于是各种带有黑社会雏形的流氓团伙便接二连三地在替州出现。

这些团伙试探性地在社会上露了几次脸，发现四周没什么反应。也许，说没有反应不客观，他们用手脚踢打或者干脆用枪托砸打时，被打者哭喊连天。那哭喊声把赖孩们自己都吓了一大跳，以致心虚胆怯地向四周伸长了脖子窥探。但是窥探的结果令他们窃喜不已——除去被打者的反应外，再就平安无事。

替州大地罩祥云，一派和谐与安宁！

于是赖孩们的胆子大了，气粗了，吼声响了，无论是人手还是兵器都更多了，一句话，终于形成规模了。他们开始往更广泛更深层的领域涉足，开始用更多样也更残忍的手段插手各种事务。对他们来说，形势不是小好，不是中好，而是大好！这大好的形势激励着他们，鼓舞着他们，使他们不可阻挡地在替州这个大舞台上蹦跳表演起来，他们的演唱声早已由最初那种颤巍巍怯虚虚的低吟浅唱变成了底气十足的群体合唱，于是乎，替州名声大噪！

2

替州的黑恶势力波及周边，牵动省城，影响全国！

1998年4月，郑州工商系统有一位年轻姑娘的男朋友向她提出分手，虽然姑娘再三哭求，但男朋友离意已决。于是姑娘由爱而恨，一心想报复。

怎么报复呢？

想来想去，惟一的可能是动用黑社会。

沿着这条思路继续下去，姑娘很快想到自己在省工商学校学习时有一位姓姚的女同学在替州工作。平素交往中，这位姚同学时常讲到她在替州是如何了得，如何能够呼风唤雨，于是她决定请姚同学牵线。

当天姑娘便赶往替州，见到了姚同学。

姚同学听完姑娘的述说，很快便领她去找黑道上的人。双方简单谈了几句，黑道上的人便很痛快地回答了一个字：中。

这是替州人很有力量的一句承诺，相当于：行，可以，没问题。

打手们一诺千金，更重要的是他们很专业，三下五除二便迅速作好了各种准备。为了稳操胜券，打手们提了个建议：最好把那个男的弄到替州来，瓮中捉鳖！

姑娘表示同意，当下便给远在郑州的男朋友拨了个电话。电话中，她柔声细语，谎称自己到替州来出差，没想到病倒在这里。

男朋友很奇怪：你病倒在替州给我打电话弄啥？

姑娘几乎要哭出来：看在咱们俩好过一场的情分上，你能不能来替州把我接回去。

男朋友很有几分犹豫。无论如何，对方病了，如果这时候不去，似乎做人的良知成问题。但是如果去了，这无疑意味着两人仍然维系着某种关系。

姑娘似乎看透了男朋友的心事：你放心，我说到做到。你只要来接我回去，我保证不再纠缠你。不管怎么说，人都有虚荣心，你接我回去，我就满足了，面子上也过得去了！

男朋友不再犹豫，很快动身前往替州。到了替州，姑娘借口吃饭，将男朋友请到一家川菜店里，又抽身打了个电话。没出几分钟，饭馆里便冲进来几个人，其中一个凶神恶煞般指着姑娘的男朋友问：“就是他吧！”

男朋友一看势头不对，反应极快地站起来，道：“你们是谁？”

“你爹！”来说，端起一个茶杯就砸过去，一下砸在他的左脸颊上，当时就迸出鲜血。

几个人一拥而上，抓起什么就用什么打。一瞬间，饭店里响起一片乒乒乓乓的碎裂声，没过三五分钟，刚才还生龙活虎的一个小伙子便口吐白沫，鼻冒鲜血，只剩悠悠的几口游气。

大约姑娘脑子里最初的设想和眼前的实景差异太大，所以脸都白了，目瞪口呆地傻站在那里，随后清醒过来，没命地扑上去阻拦，一边嘶哑着声音喊：“别打了别打了！再打要出人命了！”

几位打手经多见广：“没事没事！离死还远着呢！”抓起板凳继续朝对方头上抡。

姑娘又扑上去拦，谁知请神容易送神难，几位打手根本没歇的意思。一板凳砸下去了，不过瘾，紧接着又是一板凳。这一回砸下去，小伙子竟直挺挺地白挨，连哼都不再哼一声。姑娘吓得魂飞魄散，转身跑出去，手忙脚乱地拨打了110。

公平地说，姑娘还是见得太少！这样的打人对替州的黑社会来说，实在是很礼貌很文明的。

替州市东区有条建军路，建军路上有个茶馆，取名梅香阁。名字很雅，内容却极俗，是个“三陪”窝点。

一天，几个不知好歹的男青年来到梅香阁喝茶，要了三个女孩子作陪。结账的时候，男青年认为他们虽然要了女孩子作陪，但并没有嫖娼，因此不想出大钱。

梅香阁的老板廖佐民坚决不干，双方为此争吵起来。

男青年在替州街头上也有过混混的经历，这就不凡，何况自恃人多，于是把廖佐民不放在眼里。

其中一位说：“今天我们就是不付这个钱，你有本事，把我们的钱

从兜里掏了去!”

廖佐民狞笑一声：“好呀，你等着，会让你们掏的!”

一边说，他转身朝另一间屋里去。出来时，手里掂着一把快刀，二话不说便是一顿没头没脸的乱砍——这是替州赖孩们惯用的一招，也是充分显示个人勇气和意志的一招，碰上赖孩中的精锐，他会掂刀提棒地和你对着干，并且比你砍杀得更猛更凶，于是会在这种亡命的拼杀中打出威风并从此奠定自己在黑道上的身份和地位；但是碰上那些玩命玩得不到家的，那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拔腿猛逃，要么磕头求饶。

三个青年显然还不属于骁勇非凡之辈，没容他们回过神儿，眨眼间已被砍伤了两个。这不是什么寡不敌众，而是实实在在的众不敌寡。事实证明，三个青年“赖”得还不到家，只有撒腿猛逃的份儿。

廖佐民吼叫着，怒骂着，威风凛凛地举刀满街乱追。

事情并不算完。

第二天，廖佐民到离梅香阁不远的地方去办事，意外地看见昨天那三个男青年中的一个。令他警觉的是，男青年看见他后，十分紧张地一闪，不见了踪影。

廖佐民久经黑道，极有经验，他马上怀疑男青年是来找他报复的，于是折身去找到他的师兄曹文汇，把前因后果讲了一遍。

和廖佐民相比，曹文汇在黑道上不仅算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而且经多识广，他根本不把这种芝麻绿豆的破事往心上放，他淡然一笑，很从容地对廖佐民说：

“紧张个啥呀！不就是几个没成色的赖孩!”

一头说，走进屋子，不慌不忙地拿出一杆五连弹枪，上了子弹，又叫上其他几个打手，分乘两辆面包车赶往现场。

面包车正开着，廖佐民手一指：“那不是!”

曹文汇抬头一看，前面并排走着两个人，于是问：“两个都是？”

廖佐民说：“左边那个高个是。右边那个不认识。”

曹文汇很有经验，他想了一下，如果这时候拉开车门冲出去，对方肯定要逃跑。必须堵住对方，来个瓮中捉鳖，于是吩咐不停车，一直开到两位男青年的前面，这才猛地刹车，随后带头持枪跳下。

高个男青年看见迎面有个人持枪朝他猛扑，怔住了，但这只是一刹那的功夫，他马上醒悟过来，扭头就跑。

右边那个无辜者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还傻乎乎地站在原地不动。

好！你不动！不动就打你！

曹文汇端枪就瞄准他。

无辜者再糊涂，但黑洞洞的枪管对准了自己，这可是含糊不得的，于是顾不上辩明是非，也扭身就逃。用中国最古老的形容词说，急急如丧家之犬。他跑得比兔子还快！

曹文汇骂了句：“妈那×！”猛地抠动扳机。

听到子弹尖啸，一前一后两个青年跑得更快。曹文汇紧追几步，追不上，这时另一辆面包车刚好赶到，打手们发声喊，猝然跳下，用木棒迎面抡去。跑在前边的高个青年惊叫一声，跳闪着躲开了，后面那位无辜者刚好被堵住。

曹文汇手下一个叫葛雷的打手飞快地追上来，用枪管抵住这位无辜者的脑袋。

无辜者脸色刷地变得雪白，双膝发软加之被地上的窰井盖绊了一下，竟“扑通”跪倒在地，他声音颤抖着叫了声：

“饶了我。我把你叫爷……”

葛雷笑了一下：“你这声爷叫得是时候。我饶你一条命，要你一条腿吧。”

他将枪管抵住男青年的大腿，连开三枪。

男青年惨叫了一声，在地上痛苦地乱扭动。

事后，他高位截肢，残疾了。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枪击事件不是发生在别处，而是发生在替州最繁华热闹的区段，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

血淋淋的枪击场面本身已经够让人感到恐怖的了，而更令人恐怖的是，这样的枪击事件在替州竟接二连三地发生，如同家常便饭。

那一阵子，替州人民谈黑色变，市民晚上不敢上街，出租车司机晚上不敢出车，如果说，“文化革命”当中老百姓曾经由于政治上的巨大压力而人人自危，那么当历史的车轮迈进了90年代以后，在生活令人欣喜地富裕起来之际，替州的老百姓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竟由于黑恶势力的猖獗而又一次陷入了人人自危的境地。并且这一次的自危令他们更多地闻到了暴力和血腥的气味！

那一段时间，替州的黑社会之间为了拼夺地盘和竞争座次，频频发生持枪械斗。他们很警觉，也非常聪明，知道自己再威风，也万万不可去招惹强大的共产党政权，所以尽管冲锋陷阵时英勇异常，但是一旦有人被打死打伤，双方又都秘而不宣地悄悄处理。这就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麻痹了替州市的一些政府部门及领导。

不久，郑州市一家部队医院向有关部门报告了他们掌握的一些情况，这家医院近期内不断有被枪打伤的伤员送来救治。这些伤员几乎全部来自替州。他们非常奇怪，于是迅速向上汇报。有关部门接到报告，同样非常迅速地派人到替州进行调查。但不知什么原因，调查无果。

而此时的替州，黑恶势力已经嚣张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了。

1998年2月19日，一个叫吴强兵的黑道人物喝酒后到替州宾朋赏月楼里闲逛。“宾朋”是替州一家有名的私营企业，下辖十余家连锁

店。

吴强兵看见店里有一名女服务员容貌姣好，于是污言秽语调戏。店经理大胡一看情况不对，急忙上前劝阻。谁知这一来吴强兵恼羞成怒，竟破口大骂。

大胡说：“你骂谁？你再骂我饶不了你！”

吴强兵说：“来来。你来把我球咬了！你咬了我的球，我算你是好汉！”

大胡一听他说话不着道，于是不再纠缠，一边劝解女服务员，一边往回退。

谁知吴强兵竟上前抓住他衣领，道：“来呀，你来咬呀！你要不咬我的球，你就是婊子养的！”

大胡忍无可忍，给了他一耳光。

吴强兵吼叫一声，扑上来就要抠大胡的眼珠子，店里其他工作人员一看不对，忽地拥上来，三下五除二地将吴强兵压倒在一旁。乱中又有人给了他几个耳光。

这一回吴强兵自知势单力孤，没有还手，只是狞笑了一声，说：“好样的！好样的！有种咱明天见！”

第二天，吴强兵果然带领着三个同伙，手里端着枪，气势汹汹地闯到店里来了，闯进来后先用枪逼住其他人不许靠前，随后抓住大胡猛打。员工一看不对，急忙打电话报告公司总裁余栋材。余栋材闻讯急忙放下手头事务赶来劝阻。没想到他们当胸又给了余栋材几拳头。

余栋材已经猜到他们是黑道人物，何况他是个生意人，一向信奉和气生财，所以忍了口气，说：“算了，人也打了，这事就到此为止。”

谁知吴强兵并不罢休，说：

“想得美，这能算完？你们小心着！从今天开始，一个星期来一趟，把你们龟孙楼的龟孙轮流扫荡完！”

第二天晚上，余栋材正在和外地一个商业伙伴谈生意，有人来报告，说吴强兵那三个打人凶手伙同着其他一些人在赏月楼宾馆二楼餐厅里吃饭，很可能是又来寻衅滋事的。

余栋材很吃惊，于是叫人陪着自己立即到楼上看了看，确认就是昨天的寻衅者后，他转身下楼，准备向公安局报案。

没想到那几个人发现了他，紧追着他冲下来。

余栋材站定脚，很严肃地问：“你们想弄啥？”

对方一脸蛮横：“你想弄啥？”

余栋材问：“你们为什么要来无理取闹？”

话没落音，吴强兵一挥手，对方群啸齐上，他们揪住余栋材的衣领，将余栋材强拉到赏月楼店内乱脚猛踢。

吴强兵一边打一边气势汹汹地威胁说：“你还敢问！你还敢问！我们还没找你的事，还没有跟你到底呢！”

——引人注目的是，和打人凶手在一起吃饭的人中，有一个人身穿警服，是替州市滨河区公安分局的干警。这位干警没有动手打人，却也决不动手拉人，他只是袖手站在一旁观看，似乎眼前发生的一切全然与己无关。

短短三五分钟，余栋材的脸就整个儿被打肿了。

赏月楼内的员工们看到公司总裁竟无缘无故遭如此毒打，忍无可忍，一齐冲上来，双方厮打在一起。到底是人多势众，没过多长时间，几位歹徒就被店内员工打翻在地。

余栋材毕竟是总裁，他高声向大家喊：

“不要打架！不要打！大家都停手！”

又急忙指挥着拨打110电话。

对于犯罪分子来说，解决纠纷的办法可以有无数种选择；但是对于守法公民来说，解决此类矛盾最好的办法就只有拨打110。为了得到一个公正的处理，余栋材让员工把赏月楼店的卷闸门拉下来关死，以

使双方都不要走脱。

吴强兵虽然逞强斗狠，但他毕竟寡不敌众，被赏月楼的员工们打得鼻脸青肿。他几次想跑出赏月楼，都被员工们按住。于是他咬牙切齿地说：

“你们等着！我让你们活不到明天！”

他一连说了三遍，又掏出手机给同伙打电话。

同伙还没来，110巡警已经先一步赶到了。令赏月楼的职工们大吃一惊的是，一位巡警搭眼看见吴强兵，竟亲切地叫了一声：“强兵哥。”又奇怪地问，“你在这儿干啥？”

吴强兵不回答，他似乎有了几分仗势，突然气冲冲地抓起一个茶叶罐猛地朝余栋材头上砸去，一边狂呼。狂呼的内容和刚才连说三遍的内容半字不差：

“你们等着！我让你们活不到明天！”

余栋材多少有些担心，他明显地感觉出，这些人完全是一群流氓泼皮。无论经商还是办企业，最害怕也最难对付的就是这些不懂法不守法甚至藐视法律的不法之徒啊！作为一名手无寸铁的企业总裁，遇上了这些人，除了小心谨慎，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110巡警们劝走吴强兵等人之后，余栋材专门叮嘱两名员工留在前面店里值班，又安排其余的人都住在店后的宿舍内。彼时的替州持枪械斗已经是家常便饭。为了防止对方打黑枪，大家一夜无眠。

凌晨三点多钟，前面店内的值班人员突然惊慌地喊起来：

“着火了！着火了！快来救火呀！”

后面留宿的员工听见喊，情知不妙，急忙往前跑，没想到对方竟然是提了一桶汽油来点火的，随着一声砰然巨响，火势竟像高压气瓶中的气体被猛然间爆开，闪电般蹿上夜空。火焰吞吐着，攀附着，极其凶猛，那些平素举着火把也难以点燃的物品，在过于强大和凶猛的

烈焰挟裹中，竟砰砰作响地乱炸乱飞。短短三五分钟，火光便映红了替州的夜空。尽管余栋材十万火急地拨打了 119，但是根本来不及了。

职工们不顾一切地冲进店去，此时的赏月楼内除了火光，再就是浓烟滚滚，几米之外便什么也看不清。更可怕的是火舌已经借助风势，从赏月楼临街的一面倒卷过来，呼呼作响，犹如万千条凶狠的毒蛇猛扑。

余栋材痛下决心，命令员工们全部撤离。

万幸的是，他下达撤离命令很及时，而赏月楼后面又留有一个专供职工内部出入的门，否则这二十多名员工休想有任何一人生还。

大火焚烧的结果，是赏月楼内的财产全部化为灰烬，直接损失三百多万元。

而更悲惨的是，赏月楼宾馆二楼住宿的八名无辜旅客被活活烧死。其中有一位是睁眼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有八个月的婴儿！

事情到此远未停止。

赏月楼位于替州最繁华的区段，这场深夜突发的大火理所当然地惊动了整个替州，公安局立即介入，开始对大火发生的始末进行侦破。与此同时，歹徒也开始频频到赏月楼里去威胁和恐吓。威胁和恐吓的全部内容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不许上告！

宾朋公司上上下下的干部职工遭遇了这场大火，早已吓破了胆，他们看出来了，替州的黑恶势力没人敢惹也没人能惹。何况这些黑恶势力和替州市执法部门的一些人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为了职工的安全还是为了企业的安全，他们都只有一个选择：忍气吞声。

他们没有上告。

尽管不上告，但烧死八个人的责任是不可能不追究的。何况这桩案子的前因后果甚至稍稍末末都在那里明摆着，因此公安局介入后，侦破很快就有了些眉目，几名纵火犯被迅速抓捕。之后法庭审理，之

后这几名直接参与放火的凶犯被判刑甚至被枪毙。

值得一提的是，被抓捕被判刑的纵火犯那天傍晚都没有在赏月楼二楼吃饭。

换句话说，他们和那天晚上的打架无关。起码没有直接的关系。

事情很明显，这几个直接的纵火犯当然罪不容赦，但他们为什么要来纵火呢？这桩烧死八名无辜客人的纵火案究竟是谁策划，又是谁指使的呢？

眼下这样的判决，总让人觉得太模糊，太表面。

吴强兵和那几个参与了打架的黑道人物丝毫没有收敛，相反还更加胆大包天起来，他们通过各种方式频频对余栋材施加压力：不许告！否则小心你的命！

而更发人深思也对余栋材更具威胁的一句话是：等着，这笔账还没算完呢！

从建国以来直到改革开放进入 90 年代，近半个世纪中，替州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此大胆而公然的纵火案，何况这场大火整整烧死了八位无辜公民。也正因为此，开庭审理案件时，整个替州都震动了。

但赏月楼一方作为案件的受害者和重要证人，却始终没有一人出席开庭。连旁听都没有出席。

为什么？

不敢！

替州的黑恶势力谁惹得起，谁又敢去惹啊！

宾朋公司本身遭受了巨大损失，但和那些被烧死的客人们相比，他们损失的毕竟还只是财产。余栋材二话没说，在资金已经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还是拿出十万元来帮助安排死难人员的善后事宜。与此同时，他们多少怀有一丝希望。他们相信，在这场纵火案中，他们是无辜的